

攻

媿

集

一
三





攻 媿 集

(三十)

樓 鑰 撰

攻媿集卷七十三

題跋

跋揚州伯父所藏魏元理畫卷

蓮荷

爾雅釋草言荷最詳。其莖茄。其葉蓮。其本惡。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意。觀魏君墨戲。曲盡形狀。殆無餘蘊。又有熟芡生菱。鳬此之屬。一一如生。梓暑尤宜觀之。所謂宛然坐我水仙府也。

桂花

伯父揚州持節擁麾。幾徧東南。襟度高勝。所至多與雅士游。若魏君元理之畫。徐公明叔之書。皆擅名一時者。桂花才一枝。諦觀佳處。疑有秋風生其間。

跋龍眠二馬

余家藏白氏長慶集久矣。近又得吳門大字者。周伯範模欲得舊本。以所藏龍眠二馬遺余。古有以妾換馬者矣。以書換馬。自攻媿始。可博一笑。

跋趙共甫古易補音

小學之廢久矣。陸氏經典釋文可謂詳盡。近世讀書。或至苟簡。率意誦習。字有不識者。始加閱視。有訛謬終身不自覺知。而況補音乎。吳氏好古博洽。始作詩補音。雖不能變儒生之習。而讀之者。始知詩無不韻。韻無不叶。祛所未悟。有功于古詩多矣。吾友趙共甫。又取其說以補古易之音。用志甚勤。遠以示余。閱之不去手。鑰老矣。習氣未除。頗爲是正一二。目昏成癩。媿不能盡力也。噫。凡將爰歷等書。今不復見。惟許叔重說文解字爲小學之本。顏黃門家訓稱其檢以六文。貫以部分。槩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集韻雖博。贍于攷古。則未可全據。共甫今本諸吳氏。多以集韻爲證。更當以說文解字定之。可傳無窮。吳氏之書。不知者以爲苟然而已。共甫祖其餘論。鑰又喋喋及此。皆謂之癖可也。雖然。自當有好之者。

題拳毛騏

杜少陵觀曹將軍畫馬圖詩云。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又云。昔日太宗拳毛騏。近時郭家師子花。名畫記。江都王緒。乃霍王元軌之子。多藝善書。畫鞍馬擅名。陳后山亦謂一紙千金不當價。人傳此馬爲江都筆。誠有之。長安志。太宗昭陵有六駿。在陵後曰拳毛騏。金石錄。昭陵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爲贊刻之。此馬神駿耐戰。是橫行萬里。堪託死生者。史稱秦王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爲矢刃所傷。今觀帝手書。親乘之馬。槩箭之瘡。十有二處。而不及其身。真天人哉。攷之史。其平黑闥也。洺水大陣信然。穀州乃河南府之新安。福昌二邑。武德元年改穀州。至顯慶二年始廢。此言合關。蓋征世充時。黑闥乃在山東也。

跋趙振文經幢碑

趙振文爲臨安郡從事。寄示小碑。得于井中。蓋錢氏專知回圖酒務。曹從暉所立經幢也。後書會同十年。歲在丁未。七月十五日。試攷之。石晉歲在丙申。改元天福。三年戊戌。契丹耶律德光改元會同。至天福九年。晉改元開運。至開運四年。歲實丁未。契丹入汴。滅晉。六月。劉知遠建國曰漢。仍用天福。十二年。正契丹會同十年。是丁未。一年實晉之開運。而漢仍稱天福。契丹則曰會同也。明年戊申。漢始改乾祐。錢氏兼有兩浙。自唐乾寧二年。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凡八十五年。當五代時。貢奉中國不絕。惟唐明宗時。安重誨奏削繆王爵。元帥尙父。以太師致仕。時嘗稱寶正年號。安重誨死。復繆官爵。復用中國正朔。今乃用契丹年號。耶律滅晉時。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意必亦頒正朔于諸國。故錢氏用之。此史氏所未見也。錢弘佐以是年卒而倣立。史不書月。舊五代史弘佐以漢初卒于位。而倣立。漢祖入汴之歲十二月。倣爲胡進思所廢。此蓋弘佐已卒。當倣之時也。因併著之。

跋王伯長定武修禪序

定武本凡湍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謂在薛紹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久近。此誠善本。王順伯謂是熙寧前摹拓于中山者。爲可貴。近見畢少董所藏董氏淳化間本。尤爲精好。自言爲兒時親在定武見青石本。帶右天三字已闕壞。大觀再見之。與舊所見無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剽損也。更當攷紹彭在中山時歲月云。

跋余襄公題崖碑

襄公以孤生起嶠南。忠言劇上。顯于慶厓。嘗出居庸關口。伐戎會于九十九泉。退其二十萬之師。西邊亦賴以定。晚而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頤指氣使。使坐廟堂。真可以鎮撫四夷。乃終于南方。人之功業。不惟有時。亦各自有地。如伏波之在南。孔明之在蜀。蓋非一人。不然。昭陵非棄才之主。而公之用不得盡。爲可歎也。此帖字有顏體。石崖天齊。人物亦俱與之相高云。

跋李莊簡公與其壻曹純老帖

韓文公潮州表。柳河東囚山。劉賓客謫九年。文愈奇而氣愈下。盛哉。本朝諸公。如忠宣之德度。元城之勁節。東坡先生英特之氣。行乎患難。高掩前人。莊簡公流竄瀕死。重以愛子之戚。尤所難堪。家書中言議振發。略不少貶。其氣何如哉。三誦以還。慕仰不已。純老姓曹氏。諱粹中。吾鄉之善士。有詩傳行于世。真冰玉也。

跋金花帖子綾本小錄

王扶盛京

集賢王公金花帖子。其孫鄜州謂端拱二年。太宗朝第三勝者。誤也。當以益公所攷爲正。尙書宋公名白。時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貢舉。其同知貢舉。則知制誥李公沆。帖子花押。蓋二公也。咸平元年。知舉四人。楊給事礪。李舍人若拙。梁司諫灝。朱祕丞台符。盛公帖子花押。乃此四人也。太宗以至道三年上賓。咸平改元。眞宗諒闇。遂不廷試。而敕下禮部放榜。登科記亦稱省試。故猶得以帖子報中選者。非以不臨軒。

策試而廢茲制也。知舉止列祖父不及三代。糊名復于淳化三年。至是已七年矣。藝祖一朝。進士凡十五舉。多者不過三十餘人。太宗朝。取士浸廣。至二百餘人。獨孫何一榜。放三百五十五人。諸科合千餘人。後世但駭其多。而不知前兩年詔權停貢舉。至是集闕下者萬人。太宗既多取之。而後連四年俱有權停之詔。次五年爲至道三年三月。以大喪不暇及。至咸平之初。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爲例。于是進士孫僅等。及高麗所貢。竝賜及第。此小錄所載五十一人是也。祖宗時貢舉之疏數。取士之多寡。惟上所命。非若近世之定制也。鎰高曾先祖。仍三世登科。中遭兵燬。故書無一存者。先祖少師元豐末年。焦蹈榜丙科。後從年家章氏傳當時小錄。雖印爲大編。而與今制不侔者。已十餘條。又嘗見嘉祐二年章衡榜東坡兄弟小錄。與焦榜者不殊。今始見王盛二家金花帖子。及綾本小錄。前此真未聞也。諸公跋語。如載知舉家諱私忌等外。若韻脚明主空一字。〔案〕此下有脫落字句。詩限六十字以上成。論限五百字以上成。皆與今小異。今止書第一人。此直書狀元。外氏書其母之封五十人。貫開封者三十七人。不應如此之多。按端拱二年。有旨國子監生竝須品官子弟。開封府有戶貫者充。豈以此故。士子多用開封貫耶。貫建州者二人。一曰建寧軍。一曰建州。書事不同。如此者非一。祖父俱存者。今日重慶而第四人張景書榮侍下。父祖未仕者。書不仕。三代名下書皇任者。柳河東作陳京行狀云。五代祖某陳宜都王。曾祖某皇會稽司馬。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父某皇右補闕云云。或謂書皇者以表其仕于唐也。此又不然。多有稱皇不仕者。又或止書見任某官。每一項各空一字。皆與今不同。此榜

止五十人。可以綾書。不知前此孫何一榜三百餘人。亦可以綾書耶。小錄之作。近亦屢有輕以意改者。要知典故所在。前人多有深意。一遵其舊可耳。吁。又何止此耶。司諫祕丞各稱其官。楊公爲翰林學士。而止稱給事。李公知制誥。而稱舍人。亦因可見前朝之官稱云。楊公開國之初。爲第一人。李公爲乾德四年進士第五人。梁公與其子固俱爲大魁。朱公則孫何榜第二人。主文極天下選。宜乎得人之盛。僅繼兄何。固爲盛事。劉燁子岳父溫參。是終身不聽樂者。中山劉子儀參政。李子淵皆在此榜。高輔國曾祖季興。祖從誨。俱爲南平王。蓋荆南高氏。輔國之父保寅。不知在從誨十五子中爲第幾人。與繼沖俱歸本朝者也。呂蒙休三代俱贈師傅。父龜圖。母劉氏。徐國太夫人。文穆公蒙正之弟也。王克從爲彥超中令之孫。句希吉爲中正之子。盛京爲文肅公度之弟。樂黃庭父史。任職方員外郎。是作太平寰宇記者。其任職方宜矣。李山房謂知名之士。幾三之一。後生寡陋。不能盡知。姑誦所聞。一時人物。不亦盛哉。借摹本於豐宅之有俊。老眼不能細書。令從子旣臨寫藏于家。仍備書其後而歸之。

跋雲邱草堂慧舉詩集

余頃歲游雲巖。有詩牌挂壁上。拂塵讀之。云。朝見雲從巖上飛。暮見雲歸巖下宿。朝朝暮暮雲來去。屋老僧移幾翻覆。夕陽流水空亂山。巖前芳草年年綠。愛其清甚。視其名。則僧舉也。曰。非季若乎。僧曰。此今之廬山老慧舉也。後得其詩編。號雲邱草堂集。及與呂東萊紫微公。雪谿王性之。後湖蘇養直。徐師川。朱希真諸公游。最後尤爲范石湖所知。盡和其大峨諸詩。余赴東嘉。亦辱詩爲贈。近世詩僧。如具圓。復瑩。溫叟。

輩淪落既盡。而師亦亡矣。其徒覺淨求跋其後。感念疇昔。因爲書之。師老子禪悅詩句。特其餘事。而能兼得衆體佳處。不可以一二數。讀之者。可想見其人。不勞贊歎也。

跋蘇氏回文錦詩圖

晉史載寶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回文旋圖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武氏及見晉史之成。不知何所據依。記載如此之詳。滔字連波。記之末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故山谷題此圖云。千詩織就回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手。氏無悔過寶連波。正用武氏之記。而任子淵止以晉史注之。豈未攷此記耶。余前後見舊畫數本。大小不侔。未有如此卷之精者。

跋東坡行香子詞

揮塵第三錄載東坡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鬧。使君還。太守劉士彥。法家者流。山東木強人也。聞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下。一出則京師便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況知州耶。切告收起。勿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不在徒二年以下。吾鄉豐吏部叔賈誼。倅盱眙。游南山寺。有老僧云。寺舊有苦條木一段。上有東坡親書行香子詞。後沈于深水中。亟募人取得之。遺墨如新。就刻其上。尋爲一軍官買去。析爲槍幹矣。此詞惟曾寶文端伯所編本有之。亦云。與泗守游南山作。則揮塵所載殆未盡。豈與之同游。後乃閱其詞耶。偶從豐氏得墨本。旣登之石。又以寄施使君。武子請刻之。以爲都梁一段嘉話。

跋黃氏所藏東坡山谷二張帖

東坡與黃潁州父子厚善。嘗書潁州之父子思詩集之後。又龍圖二女爲少公二子适遜之婦。觀此祭潁州之文。與龍圖直閣二公書問。情好可知。子思名上字孝。下字先。潁州名上字好。下字謙。龍圖名从从。从是字師。是直閣名从从。从辛字才叔。居宛邱。家藏二蘇翰墨甚富。此二十一帖及孫志康二帖。墨妙亭記。鵝種麥行。及山谷二張公挽詩。直閣之孫約之年纔十三。遭靖康之變。隨其父郎中公脫身來南。能攜以自隨。旣又力貧登之石。其未刻者一二爾。可謂善守家法者也。余嘗銘其墓。亦爲及此。約之幼子直義。以真蹟見示。爲記其大略。坡書皆有法。石本類多失真。此卷字字飛動。惠州僭耳及北歸等帖。尤爲老筆。信可寶也。第六帖云。因志康行。卽孫君也。第七帖云。乞會稽。使其得請。則題詩必滿浙東矣。第十六帖云。乏人寫大狀。不罪簡率。蓋今所謂外啓者。前輩書問皆用之。故云。第十九帖在曲江云。何時定居。少安晚節。歸及毘陵。而仙去。曾不得一日之安也。悲哉。

黃太史張右史張浮休皆一時人物之英。則潁州之賢可知。太史先自金華徙豫章。潁州之先自浦城徙宛邱。嘗敍宗盟。故稱從姪。右史爲龍圖友壻。且居于陳。嘗爲潁州作友于泉記。故敍鄉曲。浮休又周旋伯仲間。任道卽汝陽守。誦三公之詩。使人興起也。

墨妙亭記。惜未登之石。鵝種麥行有章草體。別是一種風氣。

祭潁州文。故潁州使君同年黃兄集云。幾道大夫年兄之靈。○終焉玉雪。集身爲玉雪。○不緩不拉。集

不絕。○與義降升，集與道。○含章不矜，集終焉不矜。

墨妙亭記，以爲吳興新集，集無以字。○余以事至吳興，集至湖。○乃爲差久，集猶爲差久。

山谷詩，仕路厭風沙，集厭作困。○袖有投虛手，集手作刀。

張右史詩，但使將軍桃李在，集使作得。○聞凶哭朋友，集聞哀苦朋友。

張浮休詩，常憶之官穎上時，集作憶昔。○著靴騎馬，集作乘馬。

三公詩，皆親筆，集中猶不同如此，豈編集時嘗改定耶。

跋遺教經

歐陽叔弼集古錄目，遺教經卷第二百六十三，右不著書人名氏，刻石年月，世以爲王羲之書。石在永興，歐陽公集古錄跋尾，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爾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同爾。近有得唐人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口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予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自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山谷云：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非右軍筆畫也。趙明誠金石錄云：唐遺教經，正書無姓名，第一千九百四十八跋云：國初時人盛傳爲王右軍書，惟歐公識其非是，攷諸公之論，非右軍書明矣。然歐公謂唐寫經手所書，明誠定著爲唐遺教經，則尙有可疑，以世民二字俱如此寫，不空筆畫，恐非唐人書，或若山谷之言，不知何世何人，得闕如之意也。

跋東坡紙帳詩

坡公次韻柳子玉二詩。曰地爐。曰紙帳。此紙帳詩也。集中紋作文。氎作疊。煖作暖。祇作但。皆可通。惟以鯨爲衾。則非也。少陵有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有云。開絨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後又云。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坡正用此事。而編集者未之攷也。此卷字畫飛動。不可形容。公嘗和子由論書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豈自道耶。

跋陳進道所藏杜祁公詩

右杜正獻公詩翰。界紙謹書。三誦起敬。第不知請郡四明者何姓。公自注云。君侯遠祖諱郃。始知其爲孫氏。按四明題名記云。孫郃博學高才。唐末授左拾遺。淨惠院卽其故宅。載于圖經。唐文粹有古意。效陳拾遺。有哭玄英方干先生詩。有卜世論。春秋無賢臣論。皆郃之作也。又不知孫氏爲守者爲誰。太守題名記中無之。止有孫扶在端拱中。又與正獻不同時。慶厯中。王周以司封郎中爲守鄉人也。政和七年。鎰先祖少師爲鄉郡。兩任涉五年。在任除次對所居號畫錦坊。南門內有錦照橋。與正堂相直。宅之後有錦照堂。在今竹洲上。宅之左有堂。名以繼繡。以繼王公之後也。不聞有姓孫而爲鄉守者。王岐公作孫威敏墓誌。嘗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道中羅母憂。服除。以爲陝西都轉運使。未欲遠去墳墓。得知明州。屬盜起山東。改知徐州。威敏越人。王荊公在鄞時。答元規大資書有云。比方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敵境。豈威敏以別業在此。故有仁里之言。又豈威敏得請而正獻贈。以此詩旣改徐。而不及至郡耶。淺陋姑誦所

聞未必真是進道好古博雅更試攷之。

蔡君謨詩會亭遇資政孫公赴闕公致仕已七年時召歸將有西鄙之任有云新治甬上居閒逸安暮齒以是知亦嘗居于四明。

書從兄少虛教授金書金剛經後

嗚呼此從兄教授少虛之真蹟也。兄少好二王書筆力素高後得樂毅論石刻深愛之一筆不妄下故楷法精妙字字可敬觀者當自知之。兄諱鉉少虛其字也幼有俊才日誦千言未冠能屬文十五應鄉書中其選又十年始入太學聲聞諸公間公試聖人肆筆成書賦薛叔雲元鼎魁文固佳而兄之賦云元聖有作斯文在茲惟得書之體也故肆筆以成之兄自少習書未嘗作賦時方兼經一出而爭誦之私試惟聖人可以踐形論冠絕一時蓋他人皆謂聖人能踐形兄獨謂可以踐形尤得孟子之旨而文又勝蜀名士馮圓仲方李知幾石爲學官相與擊歎且曰東南乃有如此人才耶必欲寘首選雖以異議小卻而名愈重紹興二十有九年解試爲第七名明年省試爲第六名三場俱高而堯仁如天光武總攬權綱二論尤爲世所稱述錢子和豫爲參詳官批其卷云議論雄特文勢雅健非老于史學者不及此無有與之爭衡者方未第時嫂鄭氏不幸勉強赴省既登丙科授鹽官尉已成見次遭伯父朝散之喪哀毀瘠甚奉親至謹真是食在口則吐之至是欲寬伯母陳氏安人之憂先意承志曲盡子道服闋除泰州教授未幾又罹內艱何其多難耶乾道三年莊文太子將葬宮僚二詹事庶子諭德當作祭文而難于言或以屬兄爲之

文曰。嗚呼。惟天惟祖宗。啓佑我國家。純篤生哲人。允惟元良。及茲重離。竝明家用。平康於萬斯年。肆用貳我宸極。承我兩朝。用奉若于天休。洪惟我億萬年。竝受丕丕基者。庶其在茲。若之何弗弔。旻天降割于我家。虛我主器。惟御事庶士。越在外服。越百姓里居。罔不盡傷心。矧惟某等有服在百僚。惟我儲君既冠成人。夙敏日躋。弗勤弗煩。惟茲四人。無能往來。厥有顯德。亦罔克紀述。惟速戾于厥躬。是懼若涉淵水。今日月有時。惟是窀穸之事。所以奉神靈于幽宮者。其孰敢弗虔。肆惟靈其監于茲。雖多用盤詰語。而體正文古。無能易者。衆作爲之皆廢。尋爲臨安府教授。以爲郡國首善。爲上庠之亞。堅持規矩。學者翕然師尊之。光宗以東宮尹京。內侍知省。甘昇怙勢橫恣。欲廣湖上園囿。諷府中移置社壇。府命兄爲祝文。兄執不可。以書抵少尹曰。依奉令旨。改移社壇。就昭慶寺前築。疊令譏祝文。某竊以社稷繫一府利害。不可輕有改作。況今皇太子殿下領尹事。大體重。尤難輕議。某雖聞見今社壇。委是荒蕪沮洳。每歲不問晴雨。只就寺宇祠祭。深失禮意。此實累歲有失修治。止合芟治增築。別建祭屋。孟子云。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趙岐謂其間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蓋謂國之事神者。既備而神或不職。然後可以易置。示加責于神也。今六氣順序。別無災沴。若今輕改社稷。神何所依。祝史之文。其將何辭。揆之幽明。事未穩便。欲望別取令旨。止下本府。如法修築。若必欲改移。所有祝文。不知所謂。難以下筆。未敢製譏。言雖不用。而聞者歎服。咸曰。昔知其能文。不謂風節如是之高也。淳熙改元。考試嫠女。得疾。卒于貢院。壽止四十有二。嗚呼痛哉。天胡予以才而嗇其壽。畀之名而奪其祿耶。娶鄭氏。宣和太宰居中之曾孫。再娶孫氏。

紹興參政近之孫。郎中大雅之女。俱無子。以族人之子演爲後。又得一子。澧于民家。以其爲遺體也。始曰者。唐杞謂兄不壽。且大期不遠。齋戒泥金以書此經。冀望少延。而竟如其言。尤可哀也。兄喜讀莊子。漢書。故文氣有近似者。嘗謂鎬曰。我欲手寫古書。意所好者。首以檀弓。繼以天問。天對之屬。必與時好不合。欲名曰攻瑟編。大率志尙如此。甥壻盛箕號能文。自婺來明。作四明八詠。頗工。衆方環坐讀之。兄久與之厚。字呼曰次龍。沈約文體卑弱可憎。君又效之耶。坐客赧然。盛亦悔媿。藏其藁不出。鄭先生剛忠。席下數十人。兄一日忽私謂鎬曰。吾默觀同舍中。惟楊聖可與吾弟爲佳。問之。則曰。惟汝二人清而有福。問兄何如。又曰。我雖清。如無福何。今同舍凋謝。存者蓋寡。聖可名公治。晚得官而有子。琛登甲科。兄非相形者。而風鑒乃如此。鎬少兄四歲。愛撫訓獎。過于同氣。其卒于婺也。往爲護喪以歸。兄之昆弟五人。惟幼弟在。其子浹裝潢此卷以求跋。痛念兄之抱負不羣。宜乎遠到。顧其少作與場屋之文。俱不足爲兄道。而區區具載于此者。傷其不壽。而見于世者止此。其亡也。誌銘不立。羣從輩行。今亦無幾。鎬不書此。則兄之哲蹤遠韻。遂泯泯矣。故書之不嫌于詳。鎬非不慕兄之書。而天資不穎。不及遠甚。于是年六十有七矣。勉追後塵。而猶如此。雖覺我形穢。亦無所辭焉。

跋仲兄嚴州所書安遇山房題扁

先君銀青嘗讀葛文康公集。見其父清孝公行狀云。所居以安遇名軒。言遇無定遇。安有常安。先君欣然曰。此吾之心也。遂以名所居之堂。自號安遇居士。先是。卜壽藏于報國山仁濟院祖妣魏國墓左。因作小

菴于山下。號安遇山房。命仲兄書其扁。後既葬于長汀。而山房亦廢。仲兄遺墨尙存。從子潏裝池求跋。痛念父兄相繼下世。二十餘年。撫卷不勝感泣。

跋王恭叔所藏淵明雪中詩圖

初寮跋祖穎所藏東坡帖。言吏部趙公元豐。元祐與坡爲代所藏。則公使淮南時坡所行詞也。言公之孫奇育而不及棄奇。蓋寮之愛壻也。集中與之賡唱近三十篇。亦謂之趙十六。有云。何敢壻君真好友。端來學道伴衰翁。與之別。則曰。吾詩如鐘須子撞。豈可一日相參商。則翁壻之間固可知。觀此圖則又知其兄弟之相與。風度殊不凡。王郎示余此卷。余何敢望寮君之伴我。亦我家之祖穎也。

跋先大父徽猷閣直學士告

政和間。先大父少師被命守鄉邦。再任至四年。宣和二年。方臘起睦州。連陷睦。杭。歙。處。四郡。聲搖兩浙。承平既久。至勤京師遣大兵而後勦滅。時先祖備禦甚嚴。保全郡境。適召赴闕下。不敢遽去。奏乞候代。以安人心。事定奏聞。遂升學士。綸告既登之石。足爲家寶。惟是詞臣不知其詳。褒詞既簡。外祖汪公所記。綸實知之。時諸父多仕于外。九伯父暨先君待次里中。揚州倖下。公養直園在伯父館下。爲此跋語。亦未深攷也。鑰昔聞之。臘之初起。本無足畏。朱勔父子以花石進奉等。結怨東南。所在頑民好亂者。與臘相應。賊勢日張。其實皆村民也。少隨侍處州。聞其來處也。止以數舟載百餘人。絳帛帕首。帶鏡于上。日光照耀。自龍泉山間亂鳴鉦鼓。順流而下。諸邑洎城中望風而遁。略無守備。遂據州城。又欲破温州。賴劉教授士英唱

義堅守。台州賴滕司戶膺二城皆全。鎗營仕二州。尤聞其詳。溫則處賊洪。再使其徒來攻其西。呂師囊以魔術發于台之仙居。既破樂清。又攻其東。危甚。郭少保仲荀等以西師來援。始免。台亦師囊之黨。攻城甚急。久而後解。二城雖僅免。而城外皆爲盜區。蹂躪殘滅甚矣。越分帥府。雖不至爲賊所迫。而剡川新昌。魔寇大熾。被害最酷。及寧海俱與奉化爲鄰。避地而來者如織。恐賊徒雜于衆中。人心恟恟。先祖經畫大略。如汪公之記神道碑云。台越二城雖全。而外境皆殘破。惟明六邑秋毫無犯。爲得其實矣。爰是東備海道。南塞新剡寧川之衝。布耳目。遠斥堠。戒僧寺。不復鳴鐘。有急則鳴以爲警。賊知有備。不敢犯我。在諸郡中。閩境獨全。明賞信罰。境內之盜。亦不得發。發亦輒得。祐陵知之。深嘉屢歎。故賞之尤厚。寇旣平。改睦州爲嚴。歙州爲徽。剡縣爲嵎。亦可見當時之事變矣。鎗不肖且老。每念先祖之功。無有發其幽潛者。會從子深。以此卷求跋。敬敘所聞。使後來者知之。

書機汲記贈姜子陽題其後

乾道五六年間。先光祿守括蒼。兄弟隨侍郡齋中。無處不對谿山之勝。而山無水源。取汲于谿。一日。試同仲兄步至谿澗。一下數百步。又攀援而歸。喘汗久不定。相顧曰。徒手上下猶如此。彼卒輩負水而登。日不下數四。其勞甚矣。思有以免之。竟無策而止。後偶讀劉賓客集。有機汲記。顰牙難曉。詳究其說。則啞然曰。是可施于括蒼無疑。然久無所告語。姜子陽鈴轄沿檄來歸。因語及此。詢問甚悉。是有心于利物者。因爲錄賓客所記。又命工作小式以遺之。歸見黃堂。儻獻其說而贊成茲事。縱未能筭以達于正堂。但得引實。